

(香港) 无极

◎ 异能系列之

错乱江湖

贰



无极作品集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无极作品集·异能系列

错乱江湖

第 二 册
第七章至第十二章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146 号

责任编辑:王 建

封面设计:刘 东

错乱江湖

无极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50 印张 52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—225—01479—5/1·240

全套(五册)定价:90.00 元

目 录

第 七 章	通玄奇术	289
第 八 章	风云暗涌	335
第 九 章	祸福相兼	377
第 十 章	弄巧成拙	427
第十一章	溪水煮鱼	477
第十二章	盟主之争	526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耶聿长胜离开古镇，一路西行，但见古道崎岖，弯弯曲曲地蔓延在低兵矮马之间，显得冷冷清清，鲜有车马与行人，独自一人，四面临地。

心中不禁暗自懊悔，现在追赶陆小凤夫妇也是枉然，追上了又如何，难道还能明目张胆地抢了他老婆不成。以自己这点微弱修为，纵是抢，只怕老婆没抢到，反送了一条小命。

岂不坏了自己这错乱江湖，改写武林血腥恩怨的宏伟计划。

美女人人爱，但为了一个美人挥千金也罢，送江山也好，如是丢了性命，这可是天大的傻瓜，命既丢之，美人又岂会投抱于自己。

一路踉踉而行，胡思乱想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黄蓉，虽是半老徐娘，因保养有方，仍是少妇风韵，要是不骗她与周伯通走，一路说说笑笑，亲亲热热，又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但一想到与自己有肌肤之缘，床第之欢的四个女人，心中不免有一些空虚与失落之感，除了李娇娇之外，其余三女皆各自有夫。

常言虽道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但偷来的女人又岂有妻妾那般方便？能偷十回八回，绝不可能偷一生一世，更不可能将其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，终生厮混了。

脑子里情乱绪麻，不知不觉间行到了一段崎岖之处，山峰高耸入云，道路弯弯曲曲穿梭于林木之间。

忽然听到一句清晰的道号声自前面响起：“无量天尊，施主留步，自何处来，请回何处去，前进已无路。”

耶聿长胜乍闻之下不禁大吃一惊，循声望去，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前面一礅巨石上盘坐着一位道貌清癯，灰袍鹤颜的道人，双掌合十，背插拂尘与宝剑的老道士，神貌稀奇，看上去约在七十岁至九十岁之间，使人难看出他的实际年龄。

心中暗稟：“这老儿是谁，全真教，武当派，青城派的牛鼻子我着实知道不少，但眼前这杂毛没有什么印象，又会是谁？”

思绪一转笑道：“老道士，你为何在此拦道，是不是拦路劫财。”

老道士双目凌光一闪道：“施主，贫道跟前，少打诳语，你从何处来，还是回到何处去，免得在红尘中自找罪孽。”

老道语锋合玄理，高深莫测，似是有道之士。耶聿长胜心中暗异：“我本是红尘中人，难道你要我远离红尘，出家做和尚也或道人不成？这可不时髦。”摇头笑道：“老道士，你还是让路，我本是红尘中来，自是回红尘中去，来来去去皆在红尘里。”

老道神色微微一变，右臂一抖，一张银票自怀

中飞出，不偏不倚地飘落在耶聿长胜身前尺远处，冷哼道：“康熙银票，明后之人，竟敢借物现身，来找大唐兴风作乱，是不是造孽作恶。”

老道士语气森严，不怒而威。耶聿长胜乍闻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双耳，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。

惊惶地注视老道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，怎么知道此事？”

老道士双眸寒芒一闪，冷冷地逼视着耶聿长胜一字一句道：“贫道袁天刚，七日前星空爆炸，无数阴灵破空而来。借物现身，此等奇门玄学，又岂能瞒住贫道。”

语音一顿道：“如你不依贫道，锁你真魂，永难再世为人。”

耶聿长胜一闻“袁天刚”之名，不禁神色为之一变，蓦的想起曾看过的《武则天》电视连续剧，知其道法奇高，能断人吉凶祸福，生死未来，知晓天机地气，奇门玄学。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深吸了口气摇头苦笑道：“原来是大唐玄学奇士，袁天刚袁牛鼻子，倒是失敬，但要想锁我真魂，永远不得转世，你何不试试看。”

心中却是暗自骇然：“听袁天刚的口气，似对一切皆有所了解，他乃是唐代之人，又岂会知道二十一世纪之事？何况江湖之人也是炎黄子孙，除了自己一人衣着有别外，其余之人的衣着与口音，形貌与唐人无一差别，清一色的黄皮肤，他又岂能辨得出来？”

目光一瞥，触及地上的银票，“康熙”二字耀入眼帘，恍然大悟。

袁天刚见耶聿长胜似有恃无恐，胸有成竹，神色倏的变得凝重，单掌合十，沉喧道：“无量天尊，冤孽、冤孽，怨不得贫道了。”话一出口，倏的拔出背上宝剑，锵的一声龙吟。

霍然长身而起，足踏七星方位，右手中宝剑斜指，左手反撩头顶，食中二指骈戟成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巫师祭神捉鬼，念咒文似的，耶聿长胜看在眼里

里，忍俊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出口：

“老杂毛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来这一套，不然海湾战争，科索沃之乱，又动用什么多国部队，高科技武器，何不请你念念咒语，施施法术就得啦。”话一出口，猛的意识到处失言，不禁大笑。

心道：“我虽是二十一世纪之人，但袁天刚这唐人面前说他封建迷信，大谈海湾高科技之战，岂不是对牛弹琴”。

袁天刚却是脸相威严，忽然左手二指疾弹而出，右手中食二指朝天疾刺，厉声喝道：“五方神灵，八方土地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巧合！”

晴空蓦“轰隆，轰隆”响起两声惊雷，乌云骤合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闪电陡起，煞是惊心动魄，刹时天昏地暗。

耶聿长胜看在眼里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想不到这老牛鼻子倒有夺天造地之能，呼风唤雨之术，看来马上要下暴雨，得找个地方避避。”话一出口，疾步朝前奔去。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“孽障！”袁天刚见风雷制不住耶聿长胜，抓散发鬓，厉喝一声，身体一窜而起，右臂一抖，宝剑横削而出。

耶聿长胜方奔出几步，忽见寒光一闪，袁天刚的宝剑攻至。心中大惊，疾施出凌波微步，足下一滑，奇快地从他左则绕过。

“咦……小子，你乃阳性十足之人。”袁天刚剑一落空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倏的收式，惊疑地注视着耶聿长胜道：“并非阴灵附物成形？”

说话间锵的还剑入鞘，顿时天清日现，风息沙定。

耶聿长胜暗松了口气笑道：“牛鼻子，怎么不作法了，本人乃是堂堂七尺男儿，一不是阴萎，二不是性无能，正当年富力强，自是阳性十足了。”

袁天刚对什么“阳萎”，“性无能”二十一世纪的医学用语全然不知。但对“堂堂七尺男儿”，“年富力强却是再明白不过，将信将疑地注视着耶聿长胜道：“但你的装束，措词用语似不同朝人。”

耶聿长胜明白不少，诡秘笑道：“什么不同？难道我的衣服似人皮制的，也或是血染的不成？我看你的衣服敢有些古里古怪，与女人的裙子相比，简直是大大的特别哩。”

耶聿长胜强词夺理，心中暗笑，“如是牛鼻子穿超短裙修道，岂不笑坏天下人。”袁天刚料不到他竟不答反问，一时为之语塞。

良久始点头道：“的确如此，装束乃是人做，这有你怪异之处。看来是贫道多疑，小施主就此别过”。话一出口，双拳一抱，迈步而行。

耶聿长胜料不到袁天刚竟会轻易放过自己，为之一愕，忙追上去道：“牛鼻子慢走，你方才所施的乃是什么法术。”

“施主问这干什么？”袁天刚刹住脚步道：“这乃是通玄奇术。”

“通玄奇术”。耶聿长胜不解地注视着袁天刚道：“这是什么奇术，一声厉喝雷动风涌，天昏地暗，不知比如来佛，观音菩萨的法术如何。”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“不能比”。袁天刚摇头道：“佛祖佛法无边，观音大慈大悲，贫道这等修为岂能与之相比，施主见笑了。”

耶聿长胜心中暗笑：“佛祖如来，观音大慈大悲，三岁小孩皆知，但有谁见过，什么佛法无边，神通广大，若真如此，何不一施法力，解除众生劳碌之苦。但这袁老儿能呼风唤雨又是何事？”思绪一转，暗付：“我对唐代不熟，地理陌生，何不趁机与之套近乎。”

主意一定，走上前几步道：“道长，你的法力奇高，神妙无比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不打不相识，何不传给我。”

袁天刚神色一正，凝视着耶聿长胜良久道：“施主情孽极深，并非释道中人，贫道不会收你为徒，好自为之吧，免得多情反受多情苦，贫道告辞了。”

话一出口，迈开步子，疾行而去。耶聿长胜看在眼里，暗暗叫苦，本欲从袁天刚的口中熟悉大唐地域风情，也便适应生活，料不到他竟不上当，又不

好意思软缠硬磨，只得死了心。

迈步跟在其身后，灵智蓦的一闪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暗呼：“不好，袁老儿不是说能用通天玄术，呼风唤雨，锁人真魂嘛。他既发觉了各朝各代江湖人物，魂离地狱，潜入唐代借物还身之事，定有所图谋，得阻止他，否则江湖中的人将会大受其苦，武林中又有何事好玩。”

主意一定，加快步伐，紧钉袁天刚，不急不徐地跟在其五丈后。

二人一前一后，徐徐而行，袁天刚似未发觉，耶聿长胜在后面盯梢他的行踪，并不刻意加快步伐摆脱他。

黄昏时分，二人穿过连绵起伏的群山区，走到了丘壑纵横、水泊交错的水乡地带，耶聿长胜不禁腹中饥肠辘辘，口干舌渴。

心中暗自叫苦，“这老杂毛不知会不会武功，行走起来显得十分轻松快捷，丝毫不显吃力似的。不知他要到何处方打尖息脚。”

第七章 通玄奇术

正思忖间忽然听到一个曼妙的歌声袅袅飘来：“一粒红豆寄相思，相思无寄莲子苦，荷叶浮水枉自缘，美女自古伴英雄……”

歌声婉转悠扬，吐词清楚，入耳动听，耶聿长胜乍闻之下一惊，循声望去，艳艳水波中一叶小舟轻轻荡漾，舟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子迎着夕阳，划桨而行，放喉清歌。

“绿叶自古托鲜花，男叶女花遭天嫉，红颜焉能主浮沉……”

随着歌声响起，小舟越来越近。袁天刚也不禁“咦”的一声，停在湖畔，疑目视去，淡淡夕阳里，一荡舟少女，星目泛煞，娇颜带俏，妩媚中渗着一股英气。

耶聿长胜见袁天刚刹住步子，暗松了口气，走到小湖边，一屁股坐下，与之相距五丈，心道：“这老杂毛，又要捣什么鬼，且看看。”

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袁天刚凝视荡舟轻歌的少女良久道：“过来道爷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我叫武媚娘。”耶聿长胜窥眼视去，荡舟女子嫣然一笑，轻声脆语道：“道爷问人家女孩的芳名，居心何在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小舟荡了过来。

耶聿长胜忽闻“武媚娘”之名，不禁悚然动容，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双耳，一时为之惊得呆了，心道：“天啦，武媚娘不是李世民的才女加情人，李治老婆，唐朝第四代皇帝吗？怎么会在这里荡舟清歌，连宫女都未带。”

耶聿长胜思忖之间，武媚娘荡舟近岸，满脸天真与诡谲似地也视着袁天刚道：“道爷，你没见过女人吗？古怪地注视着人家，又不害臊。”话一出口，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耶聿长胜一震，猛的回过神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位未来的女皇候选人，倒显得落落大方，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职业女性。”

袁天刚利刀般地凝视着武媚娘良久道：“姑娘煞泛双目，英气外露，才气过人怕非众生之福，尚望敛之。”说出一句莫测高深的话，迈步而去。

“喂，道爷，你把话说清楚呀，怎么说走就走啦。”武媚娘见袁天刚转身而去，满脸不悦道：“神秘兮兮的搞什么鬼。”

耶聿长胜在一旁见了不禁心震神荡暗道：“武则天自有一股慑人的媚力，并非蓉姐的高雅，莎莎的惊艳，娇娇的清纯，方怡的幽怨所能比，而是有一股逼人的气质，令任何男人见之都会无法反抗，恨不得将之征服。”

“喂，臭小子，你呆呆地坐在这里干什么。”武媚娘瞥见耶聿长胜，心中一股怨气正无处可泄，不禁愤愤道：“是不是想偷窥姑娘的花容月貌，心生非份之想，哼……”

冷哼一声，荡转小舟，就欲划船离去。

耶聿长胜猛的回过神，忙轻笑道：“小妹，难道你还不明白袁天刚的话中含有无限天机，自恃才气过人，未免……”

语音至此，哽然而止，心中暗道：“对付武则天这种女人，不能采用温柔战术，你越柔，她越轻视